



三三卷鮑氏  
重勘過

小序為李頂放  
鈔同

墨莊漫錄卷第一

錢本勘過

高本再校

尊皇

楷陰

同書

宋淮海張邦基

高本再校

楷陰

楷陰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  
罷。釋耒之壟上。與老農憇談。非敢示諸好事也。  
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  
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邦  
基子賢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童言臣所懷有可  
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

高本再校

極



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

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

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

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云尚書

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

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

少與多讐汝毋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

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高本作勁  
錢本正

高作告錢作  
語

東坡在杭州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

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

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

風韻嫺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

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

晚霞明一朶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

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

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

數峰青

錢本正  
高本勁

東坡全集



錢本水作永秋

作投

此論不取  
振老見此

毗陵一士人姓常為蟹詩云水清龜免雙螯黑秋老  
難逃一背紅蓋議朱劬父子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諡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  
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  
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疋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  
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  
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  
誠非特救當世時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  
臣賊子之迷國徇公忘已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

高本作世

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  
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  
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趨節東歸  
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  
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為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諡  
并定諡覆官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

官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  
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作者傳寫之誤

此言入斜川集  
附錄



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

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

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

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

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

皆不食租。此印。決曹氏物也。表舅唐愬。端仲見之。

亦以予言為然。乃賦詩云。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

風流漢已還。大饗似書譙縣石。蘭亭寧數會稽山。

空餘此日歸囊橐。曾是當年雜珮環。萬戶況將取

如斗。此章何足繫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

書求借。舅氏不與也。前此條前有脫文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被其

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僂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

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

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

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謫降時。

錢本前有脫文

從錢本補

錢本作言高本語

高本論  
錢本調

高本論

錢本調

論



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為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庶

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碁局未幾為御史朱光庭

所抨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

滄海何曾斷地脉原注或作朱崖白袍端合破天荒公弼求

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為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

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為足之云

生長芸間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

龍窟秀出全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

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

登科者然未有為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松徽

猷閣待制繼而子漚亦除八年又除子櫟宗室為

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

年始除子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

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直信道詩也

錢校作非袒制免補外官似誤以袒為袒耳

錢本作香滿釣筒荷

香泛釣筒萍雨夜

綠搖花塢柳風春

舒直信道詩也



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  
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  
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  
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

誠佳句也但太費工夫矣

快  
評  
此  
語  
行  
傳  
美  
乎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快快不平嘗內集  
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  
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

浮休之女也有詩在廊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  
地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  
者

錢本地  
高本創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

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  
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頴叔云劉某平昔人  
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  
命好且去昭州試命迴

錢高本作迴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作鷓皇一作畫  
皇今從釋海本

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中  
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  
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  
長飛則尾開。裊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  
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  
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  
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  
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

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  
也。道人曰。西郵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  
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壁人何處。熟  
了黃梁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  
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  
我以此寄童相公。且曰。童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  
逕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  
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  
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



一作詣

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詵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詵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法。上必疑怪。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為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為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為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浣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為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即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

一作後題回字  
一作作回字  
不校

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為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浣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為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即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



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靈壁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

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

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

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

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者歸禮安中為宿守。題

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

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

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

也。

退之詩。風能折黃蘗。露亦染梨腮。魯直本亦作風稜

露液。又與興元宴集詩云。莊漫華墨間。墨當作黑。

華梁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為堠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

行客本無心。喜為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

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

此笑類叔之語也

查抄詩

學十五條詩不脫夫補



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

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

春來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一枝梅可是東君苦

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

是文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於

世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東坡女弟適柳子玉

崇寧二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

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

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此亦

盛事也

廣陵先生逢原嘗為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來無歲

早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嘆曰有致

君澤民之志惜乎不遇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

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躋蒼崖顛下視白

蘇詩補遺  
蘇詩補遺  
蘇詩補遺



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為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掾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長及馬腹雖嘉將賞而愈啣之

張嘗為長蔡京字也鮑度非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寺修淨圖題三千緡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穀修養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蒔麥既獲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

月俸無踰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顛倒見

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

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曰稱吳伴姑曰吏曰無有斯

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庵舍在何所其

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

隅命鋪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履

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死瘞於此人莫知

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



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為館客。親見此事。

8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為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遜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兔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

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

凋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

州秀才。射策為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

殿下為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

擁篲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楊馬。左席皆

啓。爭趨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為水部

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乃知遜嘗在揚州也。

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為記室。畧去揚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



名真未詳  
蘇者次續翰林志載  
太宗大言賦名四句

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易簡  
御書宋玉大言賦。并名真戒酒批荅。鍾繇賀吳滅  
關羽上文帝表。王右軍荅會稽內史王述書。雪晴  
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梁蕭子雲節班固漢  
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李太白天馬歌。賀知章醉  
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公進文殊碑。讀李陽  
冰篆新泉銘。宋禪師真草千文。齊已題贈。並皆真  
蹟。名畫則顧凱之雪霽圖。望五老峰圖。北齊舞鶴

披疑雪高本披

圖。閻立本醉道圖。吳道子六甲神。薛稷戲鶴。陳閔  
蕃馬。韓幹御馬。戴嵩牛圖。王維卧披圖。邊鸞雀竹。  
李將軍曉景屏風。李成山水。徐熙草蟲。黃荃墨竹。  
居寧翎毛。董羽龍水。劉道士鬼神。刁處士竹石。鍾  
隱乳兔。物之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  
玉印。贊皇父子石研。石兔。竹拂。連理拄杖。陳後主  
宮娃七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  
之寶。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  
荆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



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賣得錢三百。全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即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參寥子  
本末

呂溫卿為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畧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亦為孫傑鼎臣發其贓。濫繫獄。人以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中表錢潛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  
刻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桌榜登科卽丁母艱及  
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  
駕駐蹕揚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叅謁長  
貳方茶疾作仆地輿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  
惜哉命薄如此可爲奔走躁圖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俗呼為廢一日坐宮門見釘  
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  
曰非我技也公乃慢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喚

一銅漏俗呼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

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  
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  
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  
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冷聞記  
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墨莊漫錄卷一 終 乙未年行

嘉慶元年四月十六日從高瑞南舊鈔本校正

於柳塘寓室 鮑跋



墨莊漫錄卷第二



宋淮海張邦基

○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

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

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

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

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

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為

隣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

時非誤



鮑云觀末數語  
也知前時字不誤

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為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  
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為  
工也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

見來鳥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

美詩云鑲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

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

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

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

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

者見之驚惶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

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

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仆於庭奄然一土偶人

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

共昇出之未幾復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

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

類蓬首黑而甃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

或改潘宋史  
季言按元豐  
九域志作潘原

一云黑而  
蓬首甃肥  
七字小注



迺曰爾無庸恐我爲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  
汎灑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  
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  
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戶自竇中出  
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置吏  
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懽不至。民亦以其  
無他用，止懽頗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  
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爲我傳語，提  
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適

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  
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  
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  
不撓，好商折人。一州號爲木強。自聞見懽，獨心常  
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  
職事從在縣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  
隅來，階下兩手扳堵，基首與堵平。徐過，恩坐。恩徒  
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反曳  
人，恩素有力，一手捽其領，揆左手著胡牀，從之卒。



高平都...  
敗我...  
失

一作待

不放至所謂恠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戛戶頰  
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  
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惶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  
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日棠盛服至上謁令灑掃設  
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將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  
戶視聞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  
猶愕曰竟為都巡所誤禍至若何恩曰某以為除  
害却之矣何禍為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  
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謹退自後恠遂

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為天長巡  
檢常為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  
又曰今天長尉賈壇時亦待其父在焉解生聞此  
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  
之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

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

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陰侯胡

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

胡...  
貴

貴



題胡名對珠汗  
似無意後見李  
長民元叔云在京  
師圍城中我騎  
入城有胡風吹  
塵笠墮地後  
騎告云若落下白

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嘗疑之蓋白

題其胡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為瓊笠也子

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為旋舞笠之斜似乎

謂此也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

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

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為夢

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以四更鼓亟遣僕

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

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直牽

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

食已如是者數年羊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

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

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

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

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



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  
 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時。版籍歲減。才百  
 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  
 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  
 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  
 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  
 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載。禧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  
 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  
 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  
 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二。開寶九年。  
 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  
 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  
 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  
 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  
 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  
 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九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  
 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



平既校補

另起

子造

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  
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歛三  
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  
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祇二  
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  
出嗚呼盛德之語如此

梓州織八丈濶幅絹獻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為也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為香煤甚奇能養火延夕子

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灑風度非閨幃間惱人

禪字疑非  
易禪

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無檀液

漬之過一指三日泣其液降真香半兩以建茶闌

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

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極新者不見狀玄參二錢鮮

去塵埃蜜燭令香真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

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字俱為細末濃煎皂

角膠和作餅子密器收之燒時極慢火題跋最為

難事惟東坡山谷每題必有佳思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

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唐來鵬有觀懺會美

另起

言二既平有

另起



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  
中有王末年者娶宗女求舉於竇卞楊繪得監金  
耀門書庫末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妻間坐妻以  
左右手搦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蓋可謂善  
體物者也然意亦取鵬之詩云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官人慶奴云風  
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  
識強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  
貴人家

洛中花玉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  
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  
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方亞夫幾仲興化軍人五至省闈皆不捷嘗夢廷試  
而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免廷試賈安宅  
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為太常博士奉詔  
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  
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



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帝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為軍。復召為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為榮。十八笏。蓋戲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勗採石太湖鼇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植也。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

此石在平江朱勗家  
石長四丈  
廣得其半

渠淺澀。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吳中。亦獲一觀。是秋。方至京師。置於良嶽。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都尉王詵為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

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

殊風流蕭散也嘗常有馬上吹笛詩云云云寄張芸

叟和寄云越客思歸黯不平集持長笛寫秦聲羨

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

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魚眼獨坐山堂

對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西道一局

再記舊德便冀掃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

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三叟戲云

8

壽春村農晚耕於野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

紺翠天明即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拈石擊之正中

其一一隕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其下斲

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蓋上一雀四足雀而闕其一

矣後為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樸亦無他異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

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

駁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

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

見畫樓集三

有誤

臨漢隱君



○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其  
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即變而  
稍大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  
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  
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蹏絕  
街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  
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

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  
行於世

攷宋史  
季言按志字不誤  
志字通用

一作兼

○唐暨潛亨質肅公猶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  
著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鄒志完為序娶陳氏  
蜀人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為郡學官  
代還時以詩送別余母一云念別每驚寃流年多  
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真意更親分携無淚盡望遠  
起愁新老眼將何暖音書不厭頻二云雪意亂江  
雲江梅漸放春鴈歸人去後愁與歲華新榮路君



方振園居我豈貧。惟念憂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

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

觔。白者止丑觔。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

號瓠香。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

得之以為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

葡萄。號貓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

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

也。

七字子句出

一作睡

荔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屍蟲。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餘花上。窠株少見。大者襄陽唐

表舅家一株。向濶一丈二三尺。婆婆如蓋。下可坐

胡牀。趙岍季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兵火之

後。不復存焉。豈歸闔苑耶。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

山中深巖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客。

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極短。不如

天生者。其香漚鬱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槁矣。

顧臨子敦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為

一作敘



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  
何姓子瞻曰姓茅以喚作茅廣漢

禹餘糧石形似多恠礪礪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  
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祗關山者多

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秀曇穎說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中令湯朱

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任夢臣任西四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

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

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云豈敢以此汚先君之

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

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付之守禦吏無毫髮所

損二女潔廉如此文章筆議論士夫所不逮也後數年

清獻皆以子姪妻之也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為大遼生

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

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

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

一作四

一作筆



若踰數刻，卽屬子時，爲明日矣。曆家布筭，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鉉性之僞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編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怪誕。殊誤後之學者。又有李歆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

知之。

黃寔師是弟，宰方叔坐上書譏訕事。下御史時相欲寘極典。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者，諱時禁中已焚其書。有旨令宰執臺諫析其言，有云：蔡京姦邪，用之誤國。童貫閹官，祇可灑掃宮庭，不宜預廟謀密筭。刪去謗訕之語，遂得寬貸。時相猶忿，欲寘決。彥濟復爭之，迺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云：某事乞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顧左右曰：寔有弟，今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



流海島即日內批與量移後遇赦放還獲終於家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為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

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

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

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

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為子孫

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

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

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魚軒劉

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

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

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圍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

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為樂常得句云

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既而

曰此聯可入箋法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

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



一作懼

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春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予友人相訪指案間荆公日錄曰僕不喜閱此書予

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言予曰不然

凡稱某事予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

一作字

濠州州宅含桃閣下因斲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

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矯命終紫遊位

自開元年丁卯詔廢德七年甲申至四年壬子三記

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瘞藁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懼夫子之獨立

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婆成陰與世

宴息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者後因觀

韓非子有云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

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



高平  
一作僻

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備之則體無傷故彼

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備於臣皆所

防疑則山谷用事深遠此點化格也不知者豈知

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鯤鬣相摩粹巨靈戲撮天

凹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我來謂

惟非得真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

顛鬼脅相撐揆夏倪均父為予言此詩奇險不蹈

襲前人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是去者非筆力衰

放不能為也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迂久處閑散宣和初自唐

州方城召還提舉寶錄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

日一造朝居西第廼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

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趨朝四日闌荒

園薄酒願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

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

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峰二派雖皆園中景

蓋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靈素師成輩方盛

迂  
多同或板



也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  
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  
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  
薛公柳人莫不唾之嗣昌既去為人伐之不度德  
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復湯

鬻銅鐵葦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南海賈胡貴一  
種香木未如蜜  
可減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

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合擣如

糜沉水得鬻蜜投初鬻蜜中煙黃而氣鬱媒使相悅閱以黃莖

蜜隙指不津地火再葬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

麝損半一爐注如茨子茨子薰鬱鬱畧聞百步中人也

射大官加蜜鬻紅螺如此方魏泰道輔強記而疏

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

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

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證數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

於此

高作委世字  
殊勝



予在揚州一日獨遊石塔寺訪一高僧坐小室中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許注之覺香韻不凡與諸香異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韓魏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麩炒丁香一分上等蠟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點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漬之次屑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窖一月荆公病革甚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

古法至末不校

出野...

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爲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二人執旛旛面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臨薨頗有陰譴怪異之事與此不同未知孰是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猫所斃雄喟哢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爲雌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而終不

悟悲夫

已酉歲三月九日從隱湖歸校此二卷字句殊覺此本爲勝但兩本俱未完善惜其中脫落多耳遵王錢跋

嘉慶元年四月十七日高本勘定 鮑跋

墨莊漫錄卷之二 終









